

(台灣) 瓊瑤

水云间



水云间

(台湾)

琼瑶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云间/琼瑶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4. 1

ISBN 7-5063-0765-0

I. 水… I. 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②爱情小说—中国—现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0842 号

水 云 间

作者: (台湾) 琼 瑶

责任编辑: 王 忻

责任校对: 马云燕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 文字 603 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32 千

印张: 6.5

插页: 2

印数: 0001—21,000 册

版次: 199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765—0/I·764

定价: 5.35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琼瑶女士近照
(1983年11月)

琼瑶的作品

窗外

幸运草

六个梦

烟雨濛濛

菟丝花

几度夕阳红

潮声

船

紫贝壳

寒烟翠

月满西楼

鸛鹤风

彩云飞

庭院深深

星河

水灵

白狐

海鸥飞处

心有千千结

一帘幽梦

浪花

碧云天

女朋友

在水一方

秋歌

人在天涯

我是一片云

月朦胧鸟朦胧

雁儿在林梢

一颗红豆

彩霞满天

金盏花

梦的衣裳

聚散两依依

却上心头

问斜阳

燃烧吧！火鸟

昨夜之灯

匆匆，太匆匆

失火的天堂

冰儿

剪不断的乡愁

我的故事

雪珂

望夫崖

梅花烙

水云间

鬼丈夫

全 集 自 序

从我出版第一部小说《窗外》到今天，已经足足过去了二十六年。有时，真不相信，四分之一个世纪，就在我的涂涂写写中悄然而逝。这二十六年，不管我生命中有多少风风雨雨，多少喜怒哀乐，我的“写作”，却一直是我生命中的一条主线。在我沮丧时，我会逃遁到写作里去，当我欢乐时，我会表现到写作里去，当我寂寞时，我用写作填补空虚，当我充实时，我又迫不及待要拾起笔来，写出我的感觉……因而，这漫长的二十六年，我虽然偶尔会蛰伏、会休息，却从不曾真正停止过写作。就这样，细细数来，从《窗外》开始，到《我的故事》为止，二十六年来，我已出版了四十四本书。

去年年初，因为开放大陆探亲，我有幸在离乡三十九年后，首次回大陆。到了北京，发现我的四十几部作品，被出版得乱七八糟。当时，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好好整理一

下这些作品。

返台后，又因为有好几部作品需要再版，我和鑫涛，就决定借再版之便，重新整理我的作品，改换版本形式，统一编排，出版这套《琼瑶全集》。

因为时代已经不同，出版品也随着时代进步，现在的纸张、字体、编辑、版本形式……都远胜以往。再加上，我过去的作品，有的书太薄（如《月满西楼》），有的书太厚（如《幸运草》）。有的排版太密，有的又排得太松，有的字体太小，有的又太大。这一次，我们把所有的缺欠更正，做完全的调整。作品内容，也有更改，例如，《六个梦》一书中，居然有七个故事，这是件挺荒谬的事，如今，抽出一个故事，还原成“六个梦”。又例如，《月满西楼》只是一部中篇，勉强成书，总觉分量不够，现在，加入另外几部中篇，重新结集。

在我这所有的作品中，最特别的是《不曾失落的日子》。这部书严格说来，是一部我自己“残缺的自传”，有“童年”部分，缺掉了成长以后的过程。今年春天，我将此书重新写过，把我成长以后的部分补齐，改名为《我的故事》。这部书，在我的全集中取代了《不曾失落的日子》。因而，四十四部书，经过整理后，变成四十三部。至于《不曾失落的日子》中的散文部分，以后，可能会汇集我的其他散文，出版一部散文专集。

当然，重新编撰一套全集，是件工程浩大的事，以往的

书中，错字别字漏字都很多，借此机会，全部修改。这样浩大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但，我们总算开始了这件工作。在重选封面，重选字体，重选版本形式……的时候，我虽忙碌，却也兴奋。过去的作品，不管好不好，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重新编撰，重新出版，也算我的一种“重生”吧！

从来不曾觉得自己的作品写得好，也从来不曾自满过。每次出书，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自己的作品经不起读者的考验，和时间的考验。现在，在“全集”出版前夕，这种情怀，仍然强烈。总觉得自己渺小平凡，写出的每部书，也都是些渺小平凡的故事。尽管书中常有“轰轰烈烈”的感情，那也只是“平凡人”的感情。

且让我把这套《琼瑶全集》，献给全天下平凡的，和不平凡的朋友们！

琼 瑶

写于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于台北可园

一九二九年，杭州西湖。

梅若鸿和杜芊芊的第一次相遇，是在苏堤上面，那座名叫“望山桥”的桥上。事后，梅若鸿常想，就像白蛇传里许仙初见白素贞，相逢于“断桥”一样。这西湖的“望山桥”和“断桥”，都注定要改写一些人的命运。所不同的，白蛇传只是传说，女主角毕竟是条蛇而不是人。这“望山桥”引出的故事，却是一群活生生的“人”的故事。

那天，是“醉马画会”在“烟雨楼”定期聚会的日子。

一早，梅若鸿就兴冲冲的，把自己的画具、画板、颜料、画纸……全挂在那辆破旧的脚踏车上。他这天心情良好，因为，天才破晓时，他就从自己那小木屋窗口，看到了西湖的日出。小木屋坐落在西湖西岸的湖边，面对着苏堤，每次，西湖的日出都会带给他全新的震撼。湖水，有时是云烟苍茫的，有时是波光潋潋的，有时是朦朦胧胧的，有时是清清澈澈的。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湖水都有不同的风貌，日出都是不同的日出。这天一早，梅若鸿就“捕捉”到了一个“崭新”的日出。他画了一张好画！把这张刚出炉的“日出”卷成一卷，他迫不及待地要把它拿给醉马画会诸好友看，尤其，要拿给汪子默和子璇看！

于是，骑着那挂了一车琳琳琅琅画具的车子，胳膊下还夹着那张“杰作”，他嘴里吹着口哨，单手扶着车把，往“烟雨楼”的方向快速地骑去。

那正是三月初，西湖边所有的桃花都盛开了。苏堤上，一棵桃花一棵柳，桃花的红红白白，柳树的青青翠翠，加上拱桥，加上烟波渺渺的西湖，真是美景如画！梅若鸿真恨不得自己有一千只手，像千手观音一样。那么，他每只手里不会握不同的法器，他全握画笔，把这湖光山色，春夏秋冬，一挥洒。他曾写过两句话，贴在自己墙上：

彩笔由我舞，
挥洒一片天。

可惜，他就是没有一千只手，怎么挥洒，也挥不出一片天空！

这墙上的两句话，后来被子默在前面加了两句：

把酒黄昏后，
醉卧水云间！

子默加得好，他太了解他了。所以梅若鸿常说：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子默也！”

但是，子璇看了，却不以为然，又把子默这两句改成：

踏遍红尘路，

结伴水云间！

多么灵慧的子璇！已经把梅若鸿这十年来的流浪生涯，作了一番最美丽的诠释。从此，梅若鸿就给自己那小木屋，取了一个名字：“水云间”！叶鸣和钟舒奇等好友为它加盖了篱笆，篱笆院有个门，门上，子默亲自为它题了三个大字：“水云间”。子璇又找来一个风铃，挂在屋檐下，铃的下端，吊了个木牌，上面也写着“水云间”。

于是，对醉马画会来说，这木板搭成的、简陋的“水云间”，就和子默那幢有楼台亭阁、曲院回廊的“烟雨楼”有同等地位，也是大家聚集聊天的所在。但是，论“画室”的条件，那当然是烟雨楼好，何况烟雨楼每次聚会，大家都可以画子璇。可爱的子璇，从来不吝啬她的胴体、她的容貌、她的姿态、她的青春……好像这些都是画会所共有的！子璇真是“奇女子”！就是可惜跟了那个全然不了解艺术的谷玉农！

梅若鸿就这样，想着他的“日出”，想着子默的友谊，想着烟雨楼的聚会，想着子璇的潇洒……骑着车，上了苏堤。经过了第一座桥，又经过了第二座桥，这苏堤上有六座桥，梅若鸿从来记不住每座桥的名字。经过第三座桥的时候，他不知所以地感到眼前一亮，像是有什么闪闪发光的东西在桥上

闪耀。他本能地放慢车速，定睛看去。只见一个穿着橘红色碎花上衣，橘色长裙的年轻少女，正凭栏远眺。少女似乎听到什么，蓦然一回头，和梅若鸿打了一个照面；天哪！梅若鸿立刻被“震”倒了，世间怎有这样绝色的女子！他脑中第一个闪过的念头就是：真该把她带到烟雨楼去，给众人开开眼界！

他的车子已经经过了拱桥，往桥下快速地滑冲下去，他不住回头看美女，根本没注意到有个小男孩正扬着一个风筝，奔上桥来。那“美女”眼看若鸿的车子，对小男孩直撞过去，就失声尖叫了起来：

“小蕨！小心自行车！小心呀！”

若鸿一惊，回过头来，这才看到已逼在眼前的小男孩，他吓了好大一跳，慌忙别转车头去闪避。这一闪，整个车子就撞上了桥柱。“砰”的一声，车子翻了，画笔画具散了一地，他摔下车来，摔得七荤八素。从地上爬起来，才看到那小男孩拿着风筝，对他咧着张大嘴笑。他正想发作，却一眼看到自己那张杰作“日出”，已随风飞去。他慌忙伸长了手，要去抓那张画，偏偏风大，那“日出”竟飘飘扬扬，如同断线风筝般飞上了天，他仰着头，盯着画，追到了桥上，差点又撞在“美女”身上。然后，他眼睁睁看着自己那张杰作，竟飘落湖心去了。他急急地扑在桥栏杆上，对桥下一条游船大吼大叫：

“喂！船上的人！你们帮忙接住那张画！看到没有？就是飘下去的那张画……”

船上的游人，莫名其妙地往上看。摇船的船夫，依然从

容不迫地摇着他的橹。而那张画，竟翩然地飞过游人的肩头，落进水里去了。

“啊……啊……你们怎么不接住？”梅若鸿跺脚大叫，痛惜不已。“那是我的画，我最好的一张画呀！”

“就算是抛绣球，也不一定要接啊！”船上的游人居然回了句话。

画已随波流去，船也摇开了。

梅若鸿又跺脚，又叹气，懊恼得不得了。一回身，却看到害他撞车丢画的美少女，正牵着那个“共同肇祸”的小男孩，都睁着大大的眼睛，希奇地看着他。

“唉唉唉！”他对小男孩嚷开了：“那是我这一生中最满意的一张画，你知道吗？你怎么可以突然间冲过来？害我的画飞掉了！哪里不飞？居然飞进西湖里，连救都救不了！”

小男孩被他的“凶恶”状吓得退了退，抬头喊：

“姐姐！”

美少女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一脸的啼笑皆非。

“喂！你这个人怎么回事？明明是你自己顾前不顾后，骑着车子东张西望……你凶什么？一张画飞了就飞了，有什么了不起呢？”她说话了，一说就是一大串。

“你不懂！你完全不懂！”梅若鸿扬着眉毛，心痛得什么似的。“我好不容易等到这么美的日出，好不容易有了那么好的灵感，‘日出’和‘灵感’都是稍纵即逝，可遇不可求的……这样的一张画，我即使再画几千几万次，也不可能画出来了！”

那少女听着，脸上的“希奇”之色更重了，低头看了看

她的弟弟，她微笑着说：“小葳呀，你知道我们杭州什么最多吗？”

“不知道呀！”小葳眨着天真的眸子。

“我们杭州啊，水多！桥多！树多！花多！还有呢？就是画家多！你随便一撞，就撞到一个画家！”

有趣！梅若鸿惊奇地想着，没料到这样纤纤柔柔的女子，竟也有一张伶牙俐齿的嘴。而且，她反应敏捷，毫不娇羞作态。这样的女子，他喜欢！

“好吧好吧！你尽管嘲笑我好了！”他接口说，“你知道吗？就因为看到了你，我才顾前不顾后的……你有事没事，站在桥上干什么？”

“噢，我站在桥上，也碍了你的事吗？”

“那当然。你没听说过‘美人莫凭栏，凭栏山水寒’的句子吗？那就是说：美人不可以站在桥上，免得让湖光山色，一起失色的意思！”

“真的吗？”她惊奇地说，“谁的诗？没听说过！”

“当然你没听说过，这是我梅若鸿的即景诗，等我把它画出来，题上这两句，等这张画出名了，你就知道这两句诗了！”他笑着，觉得该介绍自己了：“我的名字叫梅若鸿，你呢？”

她来不及说话，小葳已经接了口：

“我姐姐名字叫杜芊芊，我是杜小葳！”

那少女——杜芊芊，急忙拉了拉小葳：

“我们走！别理这个人！说话挺不正经的！”

梅若鸿慌忙拦上前去，着急了：

“不要误会！你千万不要误会！我从来不会随便和女孩子

说话，就怕自己说出来不得体，今天不知怎么话特别多，想也没想就从嘴里冒出来了。你不要生气……如果你把我看成轻薄之徒，咱们这朋友就交不成了！”

“朋友？”杜芊芊更惊奇了，“谁和你是朋友？”

“是，是，是！”他热切地点着头，“不止我们是朋友，我还要把你介绍给我所有的朋友！你知道吗？我们醉马画会每星期一、三、五都在烟雨楼画画，你肯不肯跟我去一趟烟雨楼，肯不肯让大家画你？”

“醉马画会？”芊芊的兴趣被勾了起来，“原来你是醉马画会的人？是不是汪子默的醉马画会？”

“你认得子默？”

“不，不认得，不过，他好有名！”芊芊一脸的崇拜，“我爹常买他的画，说他是杭州新生代画家里最有才气的！连外国人都收集他的画呢！”

“是啊！他得天独厚，十几岁就成名了！”梅若鸿想着子默，语气就更热烈了，“既然你知道汪子默，当然就明白我不是什么坏人，走走走！跟我去烟雨楼，马上去！”

“这不好！”芊芊身子退了退，脸色一正，眉尖眼底，有种不可侵犯的端庄。“不能这样随便跟着不认识的人，去不认识的地方！”

“唉唉，”梅若鸿又叹了口气，“你刚刚跟我有问有答的时候，可没这么拘谨！人，都是从不认识变成认识，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我们又都在这风气开放的艺术之都！别犹豫了！快跟我去烟雨楼！你去了，大家会高兴得发疯……不过，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个要求：让大家画你！”

芊芊有点儿愕然，瞪视着那厢情愿的梅若鸿。“画我？”她睁大了眼说，“我还没答应你去呢！”

“你要去要去，非去不可！”梅若鸿更热情了，“那是个好可爱的地方，聚集了一些最可爱的人，在那儿，随便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琴、棋、书、画、喝酒、唱歌、聊天、吹牛……哇，你不能错过，绝对不能！”这样热烈的邀约，使芊芊那颗年轻的心，有些儿动摇起来。还来不及说什么，小葳已忍不住，又推又拉地扯着芊芊，“去嘛！去嘛！姐！回家也没有事情做！见到卿姨娘，你又会生气，还不是吵来吵去的……”

“说得也是！”梅若鸿飞快地接了一句。

什么“说得也是”？芊芊的眼睛，睁得更大了，看着梅若鸿那张年轻的、神采飞扬的、充满自信的、又满是阳光的脸，忽然就感染到了他那种豪放不羁的热情。心中的防备和少女的矜持，一起悄然隐退。父亲的教训，母亲的叮咛……也都飘得老远老远了。

“烟雨楼……”她小声说，“就是西湖边上，那座好大的、古典的园林吗？”

“对！那是汪子默的家，也是我们画会所在地！让我告诉你……”他一边说，一边收拾着地上的画笔画具，推起那辆破车，“子默的父母都迁居到北京去了，把这好大的庭院完全交给了子默和子璇兄妹，所以，我们就是吵翻了天，也没有长辈来管我们，你说妙不妙？”

听起来确实很“妙”，芊芊笑了。

她这样一笑，若鸿也笑了。

“走吧！”若鸿牵住车，“我们慢慢走过去，半小时就走到了！”